

周

禮

正

義

周禮正義卷二十一

瑞安孫詒讓學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聽謂平察之疏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者掌鄉學之政凡鄉學以鄉人之有德行道藝而高年者爲之師鄉飲酒禮所謂先生是也鄉先生以三物教鄉之子弟此官則察其教之善否而興其賢能與鄉老鄉大夫爲官聯也賈疏云鄉師四人其鄉有六二人其主三鄉故言各掌其所治鄉之教也云而聽其治者賈疏云自鄉大夫以下至伍長各自聽斷其民今鄉師又聽其治者恐鄉官有遺失審察之注云聽謂平察之者小宰注云聽平治也國策秦策高注云聽察也以國比之瀛以時稽其夫家眾寡辨其老幼貴賤廢

疾牛馬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

訟施舍謂應復免不給繇役疏以國比之法以時稽其夫家眾

寡者謂四時小案比與鄉大夫爲官聯也小司徒云頒比于

六鄉之大夫此官掌受比法而以四時計當鄉之民數也云辨

其可任者者賈疏云謂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之等云掌

其戒令糾禁者卽士師五戒四曰糾用諸國中五禁三曰國禁

四曰野禁是也管子立政篇云行鄉里視宮室觀樹藝簡六畜

以時均修焉勸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懷樂家室重去鄉里鄉師

之事也注云施舍謂應復免不給繇役者小宰注義同經云

老幼貴賤廢疾自幼賤二者外皆應復免卽鄉大夫云國中貴

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是也其幼者則國中六

尺野五尺以下亦舍之小司徒注云施當爲弛此不破字者以互見於彼故不復釋施舍詳小宰疏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考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而至至作部曲也既已也役要所遣民徒之數辟功作章程逆猶鉤考也鄭司農云辟法也疏大役則帥民徒而至者賈疏云謂築作堤防城郭等大役使其民鄉師則於當鄉之內帥民徒而至至謂至作所也云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者此職州里二見與州長司常大司寇義相同謂州之所居關黨族閭比言之猶遣人云鄉里也賈疏云所役之民出於州里今欲鉤考作所功程須得所遣民徒本數故云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役要則役人簡要云以考司空之辟者此與司空爲官聯也賈疏云辟謂功

程司空主役作故將此役要以鈎考司空之功程沈彤云鄉遂  
郊野官平時屬司徒有大役令鄉師遂人致於司空故鄉師職  
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考司  
空之辟以逆其役事遂人職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  
至蓋當役之時鄉自州里以下遂及郊野自縣以下皆受法於  
司空以治民徒之役事又云鄉師大役帥民徒而至包州長以  
下官郊公邑官亦包之 注云而至至作部曲也者大役任眾  
爲大宗伯軍禮之一蓋亦以軍法部署之故至所作之處各就  
其部曲也曲者部之小別續漢書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  
曲部下右曲曲下有屯祭義孔疏云在軍旅之中時主帥部領  
團曲而聚故云部曲云既已也者毛詩召南汝墳傳文司干注

同云役要所遣民徒之數者大司馬云大役屬其植受其要注云要簿書也即此所謂役要又職金注云要凡數也遂人云以下劑致肥要劑義同云辟功作章程者即役法也與先鄭義同賈疏云功作之事日日錄其程限謂之章程云逆猶鉤考也者司會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注云逆受而鉤考之此義與彼同鉤考亦詳彼疏賈疏云鉤考役事恐有濫失鄭司農云辟法也者爾雅釋詁文戎右小司寇注並同凡邦事令作秩敘事功力之事秩常也敘猶次也事有常次則不偏置疏令作秩敘者謂爲受役民徒之次第以授其長謀其先後均其勞逸使以次服役也注云事功力之事者卽州長云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是也云秩常也者酒正注同案作秩敘當與宮正及里師

兩職行其秩。敍義同。秋敍。卽次敍。鄭訓秩爲常。非也。許宮正疏云。敍猶次也。者說文支部云。敍次第也。云事有常次。則不偏。匱者賈疏云。謂營作之事。多少有常。事有次。敍則不爲偏。迫又不匱。乏。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菹。杜子春云。菹當爲菹。以茅爲菹。若葵。菹也。鄭大夫讀菹爲菹。謂祭前菹也。易曰。藉用白茅。无咎。立謂菹。士虞禮所謂苴。苴。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祝設于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此所以承祭。旣祭。蓋束而去之。守祿職云。旣祭。藏其膚。是與疏。大祭祀。羞牛牲者。大司徒云。奉牛牲。羞其肆。小子云。羞羊肆。注並釋。羞肆爲進所。肆。解骨體。大司徒疏。謂奉牛牲。謂初牽入時。羞其肆。謂進骨體。此經言羞。不言奉。則唯佐進骨體。不佐牽入也。賈疏謂奉牛牲。

鄉師亦佐大司徒非也云共茅菹者賈疏云案甸師職共蕭茅  
彼直共茅與此鄉師鄉師得茅束而切之長五寸立之祭前以  
藉祭故云茅菹也詒讓案此與甸師爲官聯也吉祭亦有菹者  
天子禮詳與大夫士禮異詳甸師司巫疏 注杜子春云菹當  
爲菹以茅爲菹若葵菹也者菹菹聲類同段玉裁云杜讀菹爲  
菹易其字也菹酢菜也醢人茆菹鄭大夫讀爲茅菹茅初生可  
爲菹也案段說是也葵菹亦見醢人杜意此共茅菹與醢人爲  
豆實也云鄭大夫讀菹爲藉謂祭前藉也者菹藉一聲之轉猶  
助藉字通也史記封禪書云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  
公羊宣十二年傳茅旌何注云斷曰藉不斷曰旌用茅者取其  
心理順一自本而暢乎末所以通精誠副至意呂飛鵬云說文



云藉祭藉也菹茅藉也許說與鄭大夫同詒讓案大夫此注與  
甸師菹茅注並隱據禮經之苴爲釋祭前藉亦卽謂承祭之藉  
與後鄭義本同但不直以菹爲苴而讀爲藉則於經不合耳引  
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者賈疏云大過初六爻辭引之者證菹爲  
藉之義云玄謂菹土虞禮所謂苴刈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者  
此後鄭別據禮經以菹爲苴破杜及鄭大夫讀可巫菹館鄭義  
亦同不云讀爲苴者菹訓藉自是正字土虞作苴乃段借字鄭  
彼注亦云苴猶藉也段玉裁云鄭君云茅菹卽土虞禮之苴茅  
取黍稷祭取膚祭皆以此承藉旣祭束而藏之苴菹二字古通  
用皆藉也云祝設于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  
祭如初者此並約士虞禮文證祭用苴之事云此所以承祭者

謂以承藉所祭黍稷膚祭等物也詳司巫疏云既祭蓋束而去之守祧職云既祭藏其隋是與者去謂藏去也賈疏云欲見此是祭神之餘不可虛棄必當藏之所藏者卽守祧職既祭藏其隋是也言隋者謂祭黍稷三及膚祭如初皆隋滅以祭之故名爲隋以其無正文故言蓋與以疑也惠士奇云康成謂守祧之隋卽士虞禮之苴非也祭於苴者謂之饗士虞記所謂既饗祭于苴尸與主人主婦之祭祝命之佐食助之者謂之隋隋者神饗之後尸祭神餘尸飽之後主人主婦又祭尸餘皆祭於豆閒及地不於苴也呂飛鵬云後鄭謂此經之種卽士虞禮之苴又引守祧職云既祭藏其隋蓋謂既祭束而去之者非虛棄也必當藏之故引守祧職文以明當藏之義非以茅菹爲隋也案惠

氏根據禮經其說甚是而鄭意則當如呂說蓋禮經之隋祭皆在迎尸後因與苴祭異但詳審此注及守祧注意蓋謂禮經隋祭以隋滅得名而守祧藏隋不止藏隋祭之物明并未迎尸以前祭苴之物亦藏之以其亦有隋滅之義故通謂之隋也互詳守祧疏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輦戮其犯命者輦駕馬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爲蕃營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股曰胡奴車周曰輶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裡一鋤周輦加二版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故書輦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爲輦疏大軍旅會同者賈疏云大軍旅謂王行征伐大會同謂王於國外與諸侯行時會殷同也云正治其徒役者卽上之民徒賈疏云謂六軍之

外別有民徒使役皆出於鄉故鄉師治其徒役 注云輦駕馬者說文車部云輦大車駕馬也史記河渠書集解引徐廣云樸直輦車也樸卽輦之俗蓋小車曲輞駕馬大車直輞駕牛今輦雖駕馬而依牛車直輞之制以便任載其制當如車人之大車但以駕馬爲異鄭許徐三說足互相備沈彤云輦謂輦屬當亦人輞行江永云從後推之曰輦從前輞之曰輦輦從其以兩手拱而推也今有後推之車案沈江二說亦通史記夏本紀山行乘樸樸河渠書作樸漢書溝洫志作樸顏注引韋昭云樸木器如今輿牀人舉以行也彼似卽今之輞其初制蓋有輪而無蓋後乃增輞之古時南方已有之中原則無是制也云輦人輞行者說文車部云輦輞車也輞引車也釋名釋車云輦車人所輦

也呂氏春秋本生篇高注云人引車曰輦巾車王后五路有輦  
車注亦云爲輕輪人輓之以行左襄十年傳秦堊父輦重如役  
杜注云步輓重車以從師此輦輦皆所謂重車蓋亦爲輕輪史  
記叔孫通傳索隱引輿服志云殷周以輦載軍器至秦始皇去其  
輪而輿爲尊也云所以載任器也者牛人兵車以載公任器注  
云任猶用也謂軍中之用器此冢輦輦二者言之賈疏謂輦以  
輓輓重輦以載任器是以載任器專屬輦非輿意也任器亦通  
爲輦重賈分爲二尤非凡六軍之重車皆官給牛人共其牛此  
輦輦等則專備徒役之用非六軍輦重故使鄉民自具而鄉師  
正治之也云止以爲蕃營者蕃與藩通左昭十三年傳乃藩爲  
軍杜注云藩籬也國語晉語云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以藩爲軍

攀輦卽便而舍韋注云藩籬落也謂止舍時則以輦環列爲  
藩籬營壘卽掌舍所云設車宮轅門是也漢書衛青傳青令武  
剛車自環爲營亦古之遺法引司馬法曰夏后氏謂禁曰余車  
殷曰胡奴車周曰輶輦者證此輦卽輶輦也以下引司馬法今  
本並無此文蓋在逸篇中北堂書鈔及御覽車部引司馬法宋  
書禮志引傅子輶輦並作輶車義亦通書鈔又引司馬法舊注  
云人所挽曰輦三代車各有別名也亦同鄭義余車之義未聞  
釋名釋車云胡奴車東胡以罪沒入官爲奴者引之殷所制也  
輶車載輶重臥息其中之車也輶廟也所載衣物雜廟其中也  
左傳宣十二年孔疏云輶重載物之車也說文輶一名駟前後  
蔽也蔽前後以載物謂之輶車載物必重謂之重車人輓以行

謂之輦輜重輦一物也云輦一斧一斤一鑿一耜一鋤用輦加  
二版二築者斧斤鑿並所以攻木耜者所以發土說文木部云  
相耜也一曰徙土輦齊人語也重文耜或从里方言云耜東齊  
謂之耜賈疏謂耜者或解以爲耜或解以爲鋤耜亦不殊是  
也鋤者所以耨艸說文金部云鉏立耨所用也鋤卽鉏之俗版  
築者所以築壘壁廣雅釋器云杵謂之築文選燕城賦李注引  
三蒼解詁云版築牆上下版築杵頭鐵杵六韜軍用篇云銅築  
銅爲垂長五尺以上三百枚以上並說一輦所載任器之名數  
非謂一人所需也管子海王篇云行服連輅輦者必有一斤一  
錐一錐一鑿若其事立彼連卽此輦字通又輕重乙篇云一車  
必有一斤一錐一釘一鑽一鑿一錐一軻然後成爲車釘蓋鉏

之誤軻卽斧柯也其所說並與司馬法略同引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者賈疏云亦是司馬法文以上說所載任器以下說輓人多少前代寬質無版築輓人多後代狹劣加版築輓人少引之者證周輦卽此經輦一也又并見所載之器段玉裁云謂一輦載二十人若十八人十五人所需也周加二版二築故每輦僅容十五人所需正義不了又云輓人之數不可知以說文扶字下云並行也從二夫輦字從此輦字下云從扶在車前引之蓋二人並行輓一輦爾雅毛傳釋詩皆云徒輦者也案三代輦人數賈謂指輓車之人言之然古輦載器少而輓人多周輦載器多而輓人反少於理未協依段說則一輦止以二人輓之今考淮南子說山訓云引車者



二六而後之高注云轅三人兩轅六人故謂二六一說十二人是引輦亦不必皆二人矣沈彤則據李衛公問對引曹公新書云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守車卽謂輦輦周十五人而輦十五人當作二十五人今案周軍制二十五人爲兩兵車重車各一乘重車卽牛人所共駕牛之車此輦輦雖亦通稱重車然實與彼小異曹氏新書之守車似亦卽牛車李靖問對所引乃唐人僞託譌謬不足信夏官敍官疏已辯之矣然則周時行軍是否亦二十五人共一輦無文可證段沈之說未知是否姑兩存之以備校覈云故書輦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爲輦者惠士奇云易蹇六四往蹇來連虞翻曰連輦也管子立政篇畜連乘車海王篇服連輅輦則古輦

皆作連可知矣段玉裁云說文辵部連負車也車部輦輓車也  
案連輦古今字許云負車者謂人輓車而行如負車然人與車  
相屬不絕故引申爲連屬字耳部曰聯連也大宰注曰故書連  
作聯然則聯連爲古今字連輦爲古今字假連爲聯乃專用輦  
爲連巾車職及管子書輦字皆作連司農當云連今之輦字不  
當云讀爲輦此漢人以今字易古字之大例也徐養原云中車  
輦車釋文作連車云音輦本亦作輦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  
遂治之治謂監督其事疏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者  
宰夫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遂人注云大喪之正棺殯啟朝及  
引六鄉役之此官則屬其當鄉之民以至而治其事也注云  
治謂監督其事者猶上經云治其政令也賈疏云謂監督督察

其事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匱而治役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也鄉師主役匠師主眾匠共主葬引雜記曰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紼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執翺以御柩天子六引禮依此云鄭司農云翺羽葆幢也爾雅曰纛翺也以指麾輓柩之役正其行列進退疏及葬者賈疏云及至葬引向壙云執纛者纛俗注疏本作纛非唐石經宋本嘉靖本及釋文葉鈔本並作纛詳後賈疏云纛為葆幢也鄉師執葆幢卻行在柩車之前云以與匠師御匱而治役者說文匱部云柩棺也重文匱籀文柩案經作匱注並作柩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御匱者與匠師喪視為官聯也賈疏云謂在路恐有傾覆故與匠師御正其柩治役亦謂監督役人也

注云匠師事官之屬者以事官掌百工考工記有匠人明其長  
爲匠師猶梓人之長爲梓師皆事官之屬國語魯語云嚴公丹  
桓公之楹而刻其楹匠師慶言于公韋注云掌匠大夫卽此官  
也匠爲攻木之工左襄四年傳定嬖葬匠慶請木作櫬則王楹  
當卽匠師監作之故葬時亦與鄉師同御楹治役也云其於司  
空若鄉師之於司徒也者以匠師爲司空之考當亦以下大夫  
四人爲之賈疏云地官之考稱鄉師春官之考稱肆師秋官之  
考稱土師唯有天官之考稱宰夫夏官之考稱軍司馬自外皆  
稱師此經鄉師是司徒考明匠師亦是司空考故云其於司空  
若鄉師之於司徒云鄉師主役匠師主眾匠共主葬引者天官  
敘官注云師猶長也以官名匠師明爲主眾匠之長喪葬用匠

故與鄉師共主葬爲官縣穆天子傳說葬盛姬云大匠御柩大匠卽匠師也引雜記曰升正柩以下者鄭彼注云升正柩者謂將葬朝於祖正棺於廟也五百人謂一黨之民絳引同耳廟中曰絳在塗曰引互言之御柩者居前道正之案鄭注此經森卽詡故引彼文以證義但匠人執詡以御柩今本雜記作匠人執羽葆御柩與此注又不同臧琳云據周禮注及賈疏知雜記本作匠人執詡以御柩羽葆幢三字爲詡字之義今本誤以詡字之訓爲經又脫幢以二字殘缺譌誤之至考正義知孔氏所據卽同今本而賈氏所見獨與周禮注合案臧說近是但賈疏述注作匠人執詡羽葆幢又釋之云彼文唯有執詡無羽葆幢之言鄭因釋詡爲羽葆幢與注又不相應疑賈所見注本匠人執

翻下挽以御柩至鄭司農云翻十六字而誤以執翻與羽葆幢牽連讀之故不知羽葆幢爲先鄭說又於天子六引禮依此云一二語全無疏述然則賈所據禮記本勝於孔而此注乃挽誤不足據之本也云天子六引禮依此云者天子六引見大司徒職鄭言此者以天子禮無文約與雜記諸侯禮同惟引綽數異遂人注說執綽云天子其千人與然則天子引增二執引人數則倍之矣鄭司農云翻羽葆幢者先鄭亦以羸翻爲同物也幢葉林宗鈔本釋文作幢案幢是也說文無幢字木部云幢帳極也玉篇中部云幢翳也或作幢幢卽鄉射禮翻旌之杠鄭彼注云杠幢也夏采注說綏旄亦云綴於幢上翻者說文羽部云翳翳也行以舞也翻卽翳之隸變字又作鴉廣雅釋器云幢謂之鴉

喪大記云君葬用翽御柩用羽葆孔疏引隱義云羽葆其象如  
麾又雜記疏云羽葆者以烏羽注於柄頭如蓋謂之羽葆葆謂  
蓋也漢書高帝紀注李斐云纛羽毛幢也司馬相如傳顏注云  
葆者卽今之所謂纛頭也後漢書光武紀李注云合聚五采羽  
名爲葆方言云翽幢翳也楚曰翽關西關東皆曰幢釋名釋兵  
云翽陶也其貌陶陶下垂也幢童也其貌童童然也案葆卽蓋  
斗亦卽輪人之蓋部蓋注烏羽於幢首其形下垂若蓋然謂之  
羽葆幢又謂之翽御柩所執與舞師羽舞所持皆是物也鄉射  
禮說以翽旌獲云以白羽與朱羽糝杠長三仞以鴻脰韜上二  
尋此纛與翽旌形制蓋略同但執以指麾杠當差短耳引爾雅  
曰纛翳也者亦明翽與纛同物釋言云翽纛也纛翳也郭注云

蘇今之羽葆幢翳舞者所以自蔽翳詩王風君子陽陽篇左執  
翳說文羽部引作翳毛傳云翳蘇也翳也孔疏引李巡云翳舞  
者所持蘇也孫炎云蘇舞者所持羽也案剛亦翳之俗蘇字說  
文未收與翳音義亦同而字實異故爾雅及毛詩傳以剛翳與  
蘇相訓此注亦翳蘇兩出二鄭各依字引之明其本非一字蘇  
又作蘇則譌體也唐石經周禮毛詩爾雅竝作蘇不作蘇王風  
釋文云蘇俗作蘇張參五經文字亦云蘇作蘇此是也云以指  
麾輓柅之役正其行列進退者鄉射禮注云翳亦所以進退眾  
者賈疏云天子六紼千人輓之柅車恐傾側執翳者指麾輓柅  
之役人治喪者使柅車令不傾側又千人輓柅以持六紼恐行  
列進退失所皆以翳指麾之故云正其行列進退也雜記諸侯



禮匠師執翽此天子禮鄉師執翽尊卑不同也案賈說非也匠師與鄉師同御匱當亦同執翽此經與雜記文互有詳略耳邦國有三鄉答諸侯禮亦兼有鄉師執翽矣喪祝云及祖飾棺乃載遂御注云御之者執翽居前爲節度是凡御匱者無不執翽不徒鄉師可知及窆執斧以涖匠師匠師主豐碑之事執斧以涖之使戒其事故書涖作立鄭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日日中而備禮記所謂封者立讀爲涖涖謂臨視也疏及窆執斧以涖匠師者與匠師遂人家人爲官縣也注云匠師主豐碑之事者檀弓云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彼注云公輸若匠師言視者時僭天子也豐碑斲大本爲之形

如石碑於槨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爲鹿盧下棺以緯統天子六緯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賈疏云天子六緯四碑前後各一碑各重鹿盧兩畔各一碑皆單鹿盧天子千人分置於六緯皆背碑負引擊鼓以爲縱舍之節匠師主當之故云匠師主豐碑之事也云執斧以泄之使戒其事者說文斤部云斧斫也執斧所以備斫伐賈疏云鄉師執斧以臨之者恐匠師不戒其事須有用斧之處故執斧助之使匠師戒其事云故書泄作立者司市大宗伯注同立泄同聲段借字鄭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者大僕注同小爾雅廣名云下棺謂之窆檀弓孔疏云窆下棺內壙中也引春秋傳曰日中而備者左昭十二年傳三月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崩弗毀則日

中而塋子太叔請毀之子產弗毀日中而葬杜注云塋下棺引之者廣異文塋舊本依左傳作塋今據宋建陽本校改阮元云塋宋本釋文葉鈔本作備按說文有備塋字無備塋字二字從山者誤也說文塋下亦引左傳朝而塋釋文作備者古字段借自是鄭注古本如此案阮校是也遂人太僕注引春秋傳塋字宋本及葉本釋文亦並从人蓋先鄭所據左傳本與許杜不同後人依左傳改此注而又譌其體耳士師注載故書邦朋朋字亦作備云禮記所謂封者者檀弓縣棺而封曾子問遂既封而歸鄭彼注並云封當爲窆又王制庶人縣封而葬喪大記凡封用紼去碑負引注亦並讀謂窆字又禮既夕經柩至于壙屬引乃窆鄭彼注云今文窆爲封是禮古文經爲窆今文經爲封周

禮多古文故作窆禮記多今文故作封先鄭不引禮經者以禮  
經今古文字異不若禮記之畫一也段玉裁云此謂窆塋封三  
字雖異實一事也周禮作窆左氏傳作塋禮記作封皆謂葬下  
棺也塋從崩聲在古音蒸登部窆從乏聲在古音侵緝部封在  
古音冬鍾部其音進轉相近故朋俗讀如蓬窆讀如勇音故禮  
記以封字代窆塋字也語言斂侈而字因之異焉不特異字同  
義實一語也故遂人注曰聲相似說文穴部曰窆葬下棺也引  
周禮及窆執斧士部曰塋喪葬下土也引春秋傳曰朝而塋又  
曰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說與仲師同蓋賈侍中諸君子說皆  
同也說文作塋朋聲今左傳作塋崩聲傳寫小異也禮記下棺  
之封音家讀彼驗反與窆同音其餘封土之封如吾見封之若

堂等皆不讀彼驗反黃以周云下棺曰窆聚土曰封戴記溷淆  
鄭注隨文是正王制云庶人縣封葬不爲兩止不封不樹記文  
兩封字連文不別鄭注正之云縣封當爲縣窆封謂聚土爲墳  
分割詳析云立讀爲泄者司市大宗伯先鄭注義並同段玉裁  
云當云立當爲泄字之誤也而云讀爲者立與泄雙聲且立即  
古位字於音亦爲同部也依說文立部隸臨也則隸是正字經  
典多作泄作莅徐養原云說文無泄字泄卽隸之俗字先鄭以  
俗字釋經欲人之易曉也古者位隸俱借用立字至篆文而立  
位隸始各爲一字後復於位傍加水作泄或於位上加艸作莅  
以代隸字去古益遠矣云泄謂臨視也者天官世婦注云泄臨  
也爾雅釋詁云泄視也臨視事相因故鄭兼二義釋之凡四時

之田前期出田灑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田法人徒及所當有疏凡四時之田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總謂之田具大司馬職云前期出田灑于州里者州里亦通比閭族黨言之此官以法頒與州長以下羣吏使依法以作眾庶也云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者鼓鐸包鼓人六鼓五金旗物包司常九旗兵包司兵司戈盾之五兵五盾器謂車輦及任器凡鄉州吏卒所得用者皆豫營辦備具屆期則簡閱之蓋田事羨卒竭作不徒作六軍肄習射獵用兵器多而不必皆精良故使鄉民自具而鄉吏掌其簡閱之事族師亦云若作民而歸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是也若巡守會同征伐大起六軍其兵器尤精良則皆官授非民間所共互詳小司徒司

兵疏兵器詳玉府疏云脩其卒伍者賈疏云謂百人爲卒五人爲伍皆須脩治預爲配當 注云田法人徒及所當有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田法謂田事之典法以習兵言之則曰戰法大司馬大閱前期羣吏戒眾庶脩戰法注云羣吏鄉師以下然則此田法鄉師蓋受之司馬而出之州里縣師云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馬是也賈疏云人徒者卽經卒伍是也及所當有者則經鼓鐸旗物兵器是也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眾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司徒致眾庶者以熊虎之旗此又以之明爲司徒致之大夫致眾當以鳥隼之旗陳之以旗物以表正其行列辨別異也故書巡作述屯或爲營鄭大夫

讀屯爲課殿杜子春讀爲在後曰殿謂前後屯兵也立謂前後屯車徒異部也今書多爲屯從屯疏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眾庶者大旗卽熊旗之爲旛制者詳司常疏賈疏云謂植旗期民於其下云而陳之以旗物者賈疏云陳列眾庶之時亦植於行首詒讓案國語吳語云陳士卒百人以爲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師建肥胡十行一嬖大夫建旌十旌一將軍載常此卽陳軍行首植旗之法云辨鄉邑者賈疏云田獵之時非直有六鄉之眾亦有公邑之民分別之案賈說非也上經云前期出田濔于州里則此及期致眾庶所致者卽州里之民公邑田役致民自有縣師稍人職之非鄉師所掌則經邑不謂公邑之民明矣里宰注云邑鄉里也此鄉邑亦猶言鄉里凡六鄉五比爲閭則聚居



爲城邑猶之里宰六遂之邑爲五鄰聚居小司徒都鄙之邑爲  
四井聚居也然則辨鄉邑者謂卽六鄉之眾而辨其某鄉某邑  
耳凡全經言邑者不必皆屬公邑詳里宰疏云而治其政令刑  
禁者刑禁卽士師五戒之禁注引軍禮無干車無自後射之類  
是也云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者賈疏云謂兵眾屯聚  
各有車徒各於前後而巡行之但民庶之等各有軍將教命犯  
命者則戮之云斷其爭禽之訟者卽大司馬注所云爭禽而不  
審者罰以假馬是也賈疏云田獵得大獸公之小禽私之有爭  
禽之訟鄉師斷之 注云司徒致眾庶者以熊虎之旗者大司  
徒云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是也詳  
彼疏云此又以之明爲司徒致之者謂此鄉師致眾既至仍致

之於司徒是卽爲司徒致之故因用司徒之大旗不改其物也  
云大夫致眾當以烏隼之旗者賈疏云案司常陳九旗之次云  
通帛爲旛雜帛爲物熊虎爲旗烏隼爲旛又云孤卿建旛大夫  
士建物大司徒既是卿官尋常建旛在軍建熊虎鄉師既是大  
夫官尋常建物在旛下明在軍當以烏隼之旗在熊虎下可知  
案鄭意當如賈說蓋因鄉師爲司徒之致當依大夫士建物與  
鄉吏不同今司徒致眾既用旗則鄉師致眾當用旛皆以降殺  
不用本所建之旗也但九旗之旛物實爲凡正旗之通制司常  
大閱孤卿建旛大夫士建物卽大司馬治兵之百官載旗不得  
分爲三旗又以九旗尊卑之常次論之轉人旗七旛而旗止六  
旛則旗實當列旛下不得以司常末之先後爲次也若然鄭賈

之說皆有難通竊謂司常大閱云州里建旗大司馬治兵云鄉家載物則鄉師下大夫常法應建旗物而此致民則用旗燧非其所得建故經特揭之云司徒之大旗明致眾用旗義取期民故遂人大司馬致眾並用之此與山虞以虞旗致禽同爲表事與乘車建旗敍爵本不相涉不必強爲之說也互詳大司徒疏云陳之以旗物以表正其行列者謂眾至則鄉邑之人各自列爲陳以旗物列陳前爲表識欲其行列齊正不使僂亂也黃度讀致眾庶而陳之爲句而以以旗物辨鄉邑爲句易祓鄭鑄李光坡李鍾倫方苞姜兆錫莊有可讀並同今案以旗物辨鄉邑卽大司馬中夏菱舍辨號名中秋治兵辨旗物之事旗物鄉邑不同亦卽大司馬所云鄉以州名也黃讀於義亦通云辨別異

也者天官敘官注云辨別也云故書巡作述者段玉裁云古音  
巡川聲述尤聲同在諄文魂術物沒部故故書作述今書作巡  
述訓循巡訓延行兒義亦相近也徐養原云說文辵部述循也  
述與循音義俱同而循巡古亦通用漢書游俠萬章傳章逡循  
甚憚逡循卽逡巡故巡亦通作述云屯或爲臀鄭大夫讀屯爲  
課殿者段玉裁改讀屯爲讀臀云屯聲殿聲古音同部鄭大夫  
杜子春皆從作臀之本鄭君則曰今書多爲屯從屯故其說義  
不同今本鄭大夫讀屯爲課殿誤臀與殿同聲故大夫子春皆  
易臀爲殿字而其說殊大夫易爲課殿之殿者課殿謂課試居  
殿漢書音義項岱曰殿負也最善也韋昭曰弟上爲最極下曰  
殿又曰下功曰殿上功曰最然則少贛謂巡其怠玩者也案段

校是也黃以周說同此云屯或爲殿蓋故書有二本一作屯一作臂鄭大夫及杜本則皆作臂故依聲類讀爲殿若作屯則義甚顯白不煩改讀矣徐養原云說文尸部屍解也或从骨殿聲作臂別無臂字古者課殿軍後之殿疑只作屍殿乃擊聲說文在受部非此義然殿最乃考課之法非所施於師田云杜子春讀爲在後曰殿爲前後屯兵也者賈疏云謂軍在前曰殿在後曰殿屯兵則是殿兵也段玉裁云軍在後曰大殿經雖兼言前後然古人前後本末多無定稱是在前護衛者亦可謂之殿也徐養原云經云前後之屯而讀爲在後曰殿明與經義不合黃以周云鄭杜皆用故書作臂故杜讀爲殿又通爲屯與臂膝杜注帝當爲定其字爲奠同例案黃說是也杜本亦作臂故讀爲

殿而訓爲屯兵以臂木無屯訓必依聲類讀爲殿乃可通爲屯  
後鄭以經云前後之屯則不得爲殿後之殿且作屯與大司馬  
文同於義自通故不從大夫子春讀也云立謂前後屯車徒異  
部也者賈疏云謂大司馬云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是車徒  
異部也段玉裁云鄭君從屯爲說云車徒異部則讀如今云屯  
兵屯田之屯矣詒讓案車徒異部謂車徒各自屯聚分爲前後  
兩部也楚辭離騷云屯余車其干乘兮王注云屯陳廣雅釋詁  
云屯聚也大司馬冬狩禮旗居卒閒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  
司巡其前後注云前後有屯百步車徒異羣相去之數也車徒  
畢出和門鄉師又巡其行陳卽車徒異部之事云今書多爲屯  
從屯者謂今書之內亦有二本一作屯一作臂而爲屯者多故

後鄭從之大司馬亦作屯不作殿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  
 鐸徇於市朝徵令有常者謂田狩及正月命脩封疆二月命雷  
 且發聲疏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者於經例  
 當作于唐石經及各本並誤市朝市謂國中及郊野之市朝謂  
 鄉師治事之朝卿大夫亦有二朝國語魯語云自卿以下合官  
 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是也市朝眾之所聚故有徵令則以  
 木鐸巡行警告之 注云徵令有常者謂田狩及正月命脩封  
疆二月命雷且發聲者徵令與小司徒云行徵令義同月令孟  
 春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徑術仲春先雷三  
 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  
 必有凶災鄭以四時田狩有徵役之事月令所云並是常行之

命令故舉以爲釋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糶阨以王命  
施惠歲時者隨其事之時不必四時也糶阨饑乏也鄭司農云  
賙讀爲周急之周疏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糶阨者與  
司救爲官聯也釋文云糶古艱字本亦作艱阮元云經當作糶  
注當作艱案阮說是也注例用今字羣書治要引注作艱糶糶  
文艱字詳遺人疏巡國及野謂行視王城及城郭外六鄉四郊  
之民此國野相對野謂國城以外與鄉大夫同與縣師送人之  
野異詳甸師疏云以王命施惠者明惠出於王司救注云施惠  
賙恤之注云歲時者隨其事之時不必四時也者謂無定時  
也月令季春云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  
卽此施惠之事但天子出令總以季春其有司奉行巡恤則通



於四時不能豫定也賈疏云以其難阨是非常之事故不得爲  
四時解之云難阨饑乏也者遣人云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難  
阨彼注義同黃丕烈謂難當作艱云此亦當注用今字下遣人  
注艱阨猶困乏仍作艱案黃校與阨同是也爾雅釋詁云艱難  
也說文官部云阨塞也戶部云扈隘也經典阨扈亦通用阨卽  
阨之隸變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扈困也鄭司農云闕讀爲  
周急之周者賈疏云讀從論語周急不繼富之周案亦詳大司  
徒疏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疏歲終者謂夏正建丑之  
月鄭賈謂周之季冬誤詳宰夫疏云則考六鄉之治以詔廢置  
者此正六鄉之歲會鄉官之官計也賈疏云謂鄉師責其治政  
文書考其功過有功則置之有過則廢之詔告也告王與冢宰

廢置之案賈謂詔爲告王與冢宰本司會職文但考大司徒云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小司徒云歲終則考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鄉師爲大小司徒之屬則此詔廢置當亦兼詔大小司徒賈義未賅王引之云鄉師之職歲終則考六鄉之治以詔廢置鄉大夫之職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謹案鄉師每三鄉二人鄉大夫每鄉一人非若大司徒小司徒之統率六鄉也不得言六鄉之治六鄉之吏六當爲元元古其字也玉篇元古文其墨子公孟篇魯有昆弟五人者元父从元長子嗜酒而不葬是也元與六相似故書傳往往互譌史記周本紀名民三百六十夫索隱引劉氏音破六爲古其字管子重令篇明主能勝六攻淮南地形篇通谷六易林壘

之臨周流六虛說文診字解引五行傳若六診作今本六字並  
誤作其蓋古文其字似六故六誤爲其其亦誤爲六元鄉卽其  
鄉謂所掌之鄉也鄉師鄉大夫各有所掌之鄉故曰其鄉之治  
其鄉之吏鄉師職又云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正歲稽  
其鄉器鄉大夫職又云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退而頌之於其  
鄉吏各率其鄉之眾寡而致於朝皆言其鄉而不言六鄉是其  
明證案王說近是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  
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吉服者祭服  
世凶服者甲服也比長主集爲之祭器者簠簋鼎俎之屬閭胥  
主集爲之喪器者夷槃素俎楛豆軌軸之屬族師主集爲之此  
三者民所以相共也射器者弓矢楛中之屬黨正主集爲之爲

州長或時射於此黨也賓器者尊俎笙瑟之屬州長主集爲之  
爲鄉大夫或時賓賢能於此州也吉器若閭祭器者也凶器若  
族喪器者也禮樂之器若州黨賓射之器者也鄉大夫備集此  
四者爲州黨族閭有故而不共也此鄉器者旁使相共則民無  
廢事上下相補則禮行而教成疏正歲稽其鄉器者賈疏云正  
歲謂建寅之月稽考也鄉師各自考校當鄉之器服論讓案鄉  
中所用器服蓋亦有簿籍著之此官於正歲命所屬之吏各考  
其所儲器服察其完否而各上其數此官則案籍總考校之也  
云比共吉凶二服者鄉器得有吉凶之服者通言之服亦謂之  
器也以下鄉吏所共器服並率民出私錢而以官錢補助之爲  
器服藏於鄉吏所治處民有事須用則就吏取之用畢復歸而

藏之吏皆司其典守出入之事云黨共射器州共賓器者黨州始有學故使其鄉射鄉飲酒之器也云鄉共吉凶禮樂之器者上州吏以下已各自共恐其有不備此官復總共各器以通資一鄉之用也賈疏云萬二千五百家爲鄉鄉大夫主集此四器恐州黨已下有故不能自共卽旁相共也 注云吉服者祭服也者祭祀於大宗伯五禮屬吉禮故祭服謂之吉服賈疏云當此內無祭事其於族祭酬黨祭禁州祭祀之等無過用朝服云凶服者弔服也者賈疏云若人衰裳是常服主人自共其弔服是暫服可以相共故知是弔服其庶人弔服無過素冠與深衣而已詒讓案周書大聚篇云以國爲邑以邑爲鄉以鄉爲閭禍災相郵資喪比服孔注云邑閭比相救郵比服共喪服也與此

經義相應云比長主集爲之者比長令同比五家集以相共也  
云祭器者簋簠鼎俎之屬者賈疏云案特性同姓用簋少牢皆  
用敦同姓者乃用簋今言簋者況義耳云闕胥主集爲之者闕  
胥令同闕二十五家集以相共也云喪器者夷槃素俎楸豆軋  
軸之屬者賈疏云夷槃者案喪大記士併瓦盤大夫乃用夷盤  
今庶人實不得用夷盤引之者以況喪器非謂庶人得用夷盤  
也素俎楸豆者案士喪禮小斂有素俎大斂有楸豆兩籩無烝  
此不言籩無烝者文略也軋軸者案既夕禮士朝廟用軋軸以  
載柩此庶人無軋軸引之者亦以況義知非族內有大夫士得  
用夷盤軋軸者以其大夫自有簠位不在共限故知引以況義  
不言棺槨亦主人自共之也故闕師云不樹者無槨此三者並

周禮正義

禮二十一

三三 禮學社本

五百四十九

是罰物所爲知者案載師職云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  
屋粟鄭立云罰之以其吉凶二服及喪器鄭不云祭器文略有  
祭器可知鄭知必用罰物不用官物爲之者以其不爲官事明  
不用官物可知案揭士喪禮作髡鄭賈作揭字通彼注云素俎  
喪尚質髡白也又殯升棺用輶注云輶輶軸也輶狀如牀軸其  
輪輓而行則不徒勒祖所用也夷槃詳凌人疏云族師主集爲  
之者族師令同族百家集以相共也云此三者民所以相共也  
者吉凶二服及祭器三者並民備自用之物使民有無自相共  
對下賓射二器爲其官用非民自相共也云射器者弓矢幅中  
之屬者鄉射禮云納射器注云射器弓矢決拾旌中籌福豐也  
又云福猶幅也所以承苛齊矢者大史先鄭注云中所以盛筭

也案此不舉決拾旌籌豐等亦之屬中咳之賈疏云云之屬者  
容有候乏等云黨正主集爲之者謂黨正自集共之也云爲州  
長或時射於此黨也者卽所謂鄉射也詳後鄉大夫疏賈疏云  
一州管五黨州長春秋二時射於序學要在一黨之中故云或  
時射於此黨云賓器者尊俎笙瑟之屬者賈疏云案鄉飲酒三  
年貢士之時行飲酒之禮卽有酒尊俎賓二人鼓瑟在堂笙入  
在於堂下故言尊俎笙瑟言之屬者更有籩豆之等云州長主  
集爲之者亦謂州長自集共之也云爲鄉大夫或時賓賢能於  
此州也者卽三年大比鄉大夫賓興賢能行鄉飲酒之事亦詳  
鄉大夫疏賈疏云一鄉管五州鄉大夫行鄉飲酒之時必在一  
州之內此州則共之故云或時賓賢能於此州也云吉器若闕



祭器者也凶器若族喪器者也者賈疏云以其鄉大夫備集此四器恐閭族已下有故不得自共故知遠是閭族黨州所當共者也云禮樂之器若州黨賓射之器者也者賈疏云連州黨并言之者以其州黨射器兵器二者皆有禮器樂器故州黨并言之自射器已下皆爲國行禮得官物所爲不出民物故酒正云凡爲公酒者亦如之注云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亦以式法及酒材授之使自釀之酒材尙得公物明此器等亦出官物可知以其爲官行禮故也云鄉大夫備集此四者爲州黨族閭有故而不共也者州黨族閭當地或有災兵荒札不能共其器故鄉大夫又備集之以補其缺乏也云此鄉器者苟使相共則民無廢事者上文州黨族閭所共器並當地自共以用不及他

地此鄉大夫所集則此州黨族閭所共之器得資他州黨族  
閭之用以令有無相通雖有故不共仍足以行禮是民無廢事  
之患也云上下相補則禮行而教成者賈疏云自比共吉凶二  
服至州共賓器已上是下之相補鄉共吉凶禮樂之器者是上  
之相補故云上下相補庶民乏於財物闕於禮義教化不成今  
以器服共之卽禮行而教成也若國大比則攷教察辭稽器展  
事以詔誅賞考教視賢能以知道藝與不察辭視吏言事知其  
情實不展猶整具疏若國大比者謂三年大比詳小司徒疏云  
稽器展事者稽器亦與正歲稽鄉器同 注云考教視賢能以  
知道藝與不者經作攷注作考者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也謂  
考其所與賢能之士實有道藝與不以知其長吏所教之善不

云察辭視吏言事知其精實不者辭卽言事之辭吏謂州長以下至比長所言事皆察之士師云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辨訟此察辭亦兼有獄訟之辭矣云展猶整具者後司市注云展之言整也又充人先鄭注云展具也少僕注云展省具也是展兼整具二義展事卽省視其整具與不也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鄭司農云萬二千五百家爲鄉疏鄉大夫之職者以其卿齊尊故殊異其文與正貳考同云職也云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者卽鄉師之教治及戒令糾禁是也 注鄭司農云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者大司徒注義同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致其德行察其道藝其鄉吏州長以下疏正月之吉受教

禮于司徒者賈疏云吉謂建子之月月朔之日教灋謂若大司徒職十二教已下其法皆受於司徒而來云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者鄉吏通州長以下至比長皆受此官所頒之教法以教其民州長黨正則各與鄉先生教民於其學族師以下無學則歲時讀法亦各於其治以此法教民也云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者賈疏云謂鄉大夫以鄉三物教萬民遂考校其萬民有六德六行之賢者有六藝者並擬賓之詒讓案國語齊語云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鄉長退而修德進賢與此法同 注云其鄉吏州長以下者明關所屬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等通頒之也以歲時發其夫家之眾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

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登成也定也國中城郭中也晚賦稅而早免之以其所居復多役少野早賦稅而晚免之以其復少役多鄭司農云征之者給公上事也舍者謂有復除舍不收役事也貴者謂若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也服公事者謂若今吏有復除也老者謂若今八十九十復養卒也疾者謂若今癱不可事者復之立謂入其書者言於大司徒疏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辨其可任者者此亦謂四時小案此因辨萬民力役之征輕重征舍之法與鄉師爲官聯也此登夫家眾寡以下並與鄉師職掌同此官唯登入其書爲異可任謂能受職受役也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者賈疏云七尺謂年二十

知者案韓詩傳二十行役與此國中七尺同則知七尺謂年二十六尺謂年十五故論語云可以託六尺之孤鄭注云六尺之孤年十五以下彼六尺亦謂十五鄭言已下者正謂十四已下亦可以寄託非謂六尺可通十四已下鄭必知六尺年十五者以其國中七尺爲二十對六十野云六尺對六十五晚校五年明知六尺與七尺早校五年故以六尺爲十五也所征稅者謂築作挽引道渠之役及口率出錢若田獵五十則免是以祭義云五十不爲甸徒若征伐六十乃免是以王制云六十不與服戎彼二者並不辨國中及野外之別惠士奇云荀子仲尼篇曰五尺豎子管子乘馬曰童五尺內則注成童十五以上則六尺非童豎矣國策楚策楚襄王使昭常守東地悉五尺至六十三

十餘萬說苑齊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是老弱皆從軍矣則六尺非童豎益明以中人爲率八尺爲長六尺爲短七尺爲中內經謂丈夫年三八而長極中人七尺亦其極也故國中自七尺野自六尺以上不滿六尺者不爲夫杞之城也絳老與焉清之戰也在僮死焉末世之法也是以周官徒役上不及老下不及僮案惠說是也凡國中二十以上野十五以上未授室者爲餘子已授室者爲餘夫三十以上爲正夫皆征之謂正夫餘夫餘子皆受役此征李光坡方苞江永莊存與並從先鄭說謂指力役之征是也蓋當兼大宰九職之力征及均人公旬三日之役征言之平時則受職而貢其功有事則受役而任其力皆以此爲年限也後鄭及賈謂兼九賦口泉失之九賦

爲地征非口泉惟九職閒民之夫布賂與後世口泉相類然亦與役征異也大戴禮記千乘篇云治地遠近以任民力以節民事故任力有國中及野之異國語魯語云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故有老幼舍征之法大司徒保息六一曰慈幼注云十四以下不從征是鄭意十四以下爲五尺以下則十五以上爲六尺矣論語泰伯篇六尺以孤言故彼注云十五以下明有不及六尺之孤卽十四以下也內則注亦以成童爲十五以上明十五而不爲幼童二注說無悖也後漢書班超傳曹昭上書云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李注引此經釋之云征謂賦稅從征役也韓詩外傳曰二十行役六十免役與周禮國中同卽知二十與周禮七尺同禮國中六十免役野卽六十有五晚於國中



五年國中七尺從役野六尺卽是野又早於國中五年七尺謂二十六尺卽十五也此言十五受兵謂據野外爲言六十還之據國中爲說也案李說與鄭賈同韓詩傳說二十行役六十免役與此經國中七尺至六十皆征之制亦正合惟據五經異義引韓詩說則行役與受兵不同年此經野六尺而征是受役非受兵曹昭十五受兵之說與此經無當李傳合爲一非也互詳小司徒疏云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者貴舍謂官吏有復除賢能舍謂學士有復除服公事舍謂庶人在官有復除老疾舍謂民有復除諸子國子之卒凡國正弗及卽貴者之舍也王制鄉論秀上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卽賢能之舍也又云五十不從力征六

十不與服戎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卽老疾之舍也云以歲時入其書者書卽夫家名數之版籍賈疏云此上所云皆歲之四時具作文書入於大司徒 注云登成也定也者小司徒注義同云國中城郭中也者司士脩閭氏匠人注義同對城郭外曰野謂王城九里郭城二十七里之內也大宰又謂之邦中詳彼疏云晚賦稅而早免之以其所居復多役少者後鄭以此征爲賦稅卽口泉也賈疏云以其經云七尺及六十對野中六尺至六十五是其晚賦稅而早免之經云國中貴者至疾者皆舍據國中而言是其國中復多役少也莊存與云此謂力征也軍賦無過家一人不皆征也古征有三無口率出泉寡君非也案莊說是也江永

說同鄭以釋征之爲口賦故大宰九賦注說口率出泉亦引此職文爲證實則古無口賦此經之征與九職九賦復不同據王制孔疏引鄭駁異義說又不以征爲口賦則鄭自有兩解矣復多役少者謂應役之人多而受役之人少役少則更上密而勞故晚征而早免之云野早賦稅而晚免之以其復少役多者此野對城郭中言之則郭門以外近郊遠郊之通稱孟子滕文公篇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亦以野對國中言之與此正同經云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是早賦稅而晚免之又無舍文是應復者少受役者多也但野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雖宜少於國中其老者疾者則與國中無異亦自當有舍故鄭云復少明非無復也野受役人多則更上疏而逸

故早征而晚免之鄭司農云征之者給公上事也者先鄭以此  
征爲力征與後鄭異先鄭是也王制疏引五經異義云禮疏說  
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易孟氏韓詩說年二十  
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古周禮說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  
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許慎謹按云五經說皆不同是  
無明文所據漢承百王而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六十五  
已老而周復征之非用民意鄭駁之云周禮是周公之制王制  
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周禮所謂皆征之者使爲胥  
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耳六十而不與服戎胥徒事暇坐  
息之間多其五歲又何大違之云徒給公家之事云非用民意  
耶王制所云力政疏引蔡作之事所謂服戎謂從軍爲士卒也

二者皆勞於胥徒故早舍之案許雖不從此經而以征爲征役說與先鄭略同後鄭雖駁許然亦以征爲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卽先鄭所謂給公上事也則與此注義異彼義爲尤曾釗云王制五十不從力政何得國中六十野六十五尙征之疏謂築作挽引正與鄭駁異義相反案曾說是也此征自兼駭役征但所謂役征者亦自有分別年未至五十者則共勞辱之役鄭駁異義所謂挽引築作王制注亦云城道之役是也五十以上者則唯給公家之事鄭駁異義所謂爲胥徒是也胥徒之役國中始於二十止於六十野始於十五止於六十有五若挽引築作及田役則通以五十爲限還兵則通以六十爲限賈疏謂田獵征伐並不辨國野之別是也祭義五十不爲甸徒卽王制所謂

不從力政明旬徒以外他小役尚任爲之此經與禮記義本相  
通鄭賈說之未析耳又鹽鐵論云古者十五入大學與小役二  
十冠而成人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脈溢剛曰艾壯今陛下哀憐  
百姓寬力役之政二十三始賦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耆壯而息  
老艾也此經所云征者謂小役故國中以二十爲始六十而免  
野則十五爲始六十五而免鹽鐵論說十五與小役可與此經  
互證他書所言或據大役及戎事言之故晚役而早免此經與  
禮記孟易韓詩文似錯互而義則並通又案孟易韓詩謂年二  
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行役指大役亦卽王制之力征呂  
氏春秋上農篇云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攻粟工攻器  
賈攻貨七尺卽年二十明年二十而後任受九職則力征大役

亦必二十以上可知矣王制孔疏云其力征之事皆二十受之  
兵革之事則三十受之故易孟氏詩韓氏皆云二十行役三十  
受兵案孔說是也凡民二十爲餘夫餘夫可爲羨卒三十爲正  
夫正夫則爲正卒餘夫受役而正卒受兵故受兵之年當以孟  
易韓詩爲正白虎通義三軍篇說亦同桓譚謂二十與戎事曹  
昭謂十五受兵皆非也云舍者謂有復除舍不收役事也者舍  
卽施舍之舍小宰注云施舍不給役者毛詩大雅雨無正傳云  
舍除也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侯表敘云求其子孫並受役除  
高帝紀顏注云復者除其賦役也左傳昭二十七年孔疏云有  
復除者謂優復其身除其徭役案逸周書文酌篇云樂生身復  
則周時已稱復管子輕重甲篇云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

卽此舍役之事云貴者謂若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也者惠士  
奇云漢書孝文四年復諸劉有屬籍家無所與後漢書劉瑜上  
書言豐沛枝裔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是兩漢宗室皆復也詒讓  
案漢書食貨志晁錯奏曰今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  
一人據彼是爵九級已得復此云關內侯有復則二十級乃復  
疑後漢所改此經所舍貴者當兼命士以上及王族鄭舉漢法  
以況義耳云服公事者謂若今吏有復除也者沈彤云服公事  
者在官庶人也案沈據大司徒十二職事服事賈疏義也依其  
說蓋通不命之士及府史胥徒等言之但依鄭志說則胥徒正  
在征之之列明此不得有胥徒與彼義微異也孔廣森云漢書  
高帝詔曰吏二千石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惠帝詔曰吏



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有所與所謂吏有復除也云老者謂若今八十九十復羨卒也者孔廣森云武帝建元元年令民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賈山上文帝至言曰陛下卽位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所謂復羨卒也云疾者謂若今癘不可事者復之者宋婺州本癘作瘥同大司徒寬疾注云若今癘不可事不算卒詳彼疏云立謂入其書者言於大司徒者賈疏云知者以其上云受法於司徒故知入其書者言於大司徒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眾寡謂鄉人之善者無多少也鄭司農云

興賢謂若今舉孝廉興能者謂若今舉茂才賓敬也敬所舉賢  
賢者能者立謂變舉言興者謂合眾而尊寵之以鄉飲酒之禮  
禮而賓之疏三年則大比者謂大案比考詳小司徒職依鄭鄉  
飲酒禮注則此大比賓興賢能亦在正月與受頒教法同月詳  
後又學記云比年入學中年考校注云中猶問也鄉遂大夫間  
歲則考學者之德行道藝周之三歲大比乃考焉鄭蓋以此三  
年與彼中歲校比之期不同故謂彼非周制而孔疏引皇侃說  
則謂中年考校亦周法竊謂中年考校自是鄉遂羣吏考校之  
事其鄉遂大夫大比則以三年上文頒教法于鄉吏亦云攷其  
德行察其道藝蓋或比年或中年或三年其事大小不同要通  
謂之攷校官尊者校比期遠而疏官卑者校比期近而數學記

與此經本不相妨皇說較鄭爲長云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者卽所謂選士也鄉之學士其始學於州黨之學學成則州長黨正論其秀者升之鄉學學成則鄉老鄉大夫鄉師論其秀者升之司徒故王制云司徒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大樂正論進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於司馬曰進士卽彼注云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進士可進受爵祿也彼注又據學記有中年考試九年大成出學之說依彼經注義則自秀士升爲選士自選士升爲俊士自俊士升爲進士凡三升而後受爵祿也自鄉而升於司徒自司徒而升於

學自學而升於司馬凡三升而後登於朝也此經則止有自鄉  
升司徒法更無升學升司馬之文後經獻賢能之書王受而登  
于天府內史貳之注云內史副寫其書者當詔王齋祿之時則  
似此升於司徒者即可受齋祿故王制孔疏謂王制據學者故  
中年考試周禮據鄉人故三年一舉鄉人不在學者及諸侯所  
貢士亦升諸司馬是謂鄉之秀士有在學不在學之異在學者  
則九年學成三升而至司馬不在學者則唯三年賓興可由司  
徒而徑升於司馬矣黃以周云學記周禮所異者一間歲一三  
年耳而鄉遂大夫所攷學士必升諸國學教成而後用之故鄭  
注王制命鄉論秀士云秀士鄉大夫所攷有德行道藝者即以  
鄉大夫文言之明其同也孔疏以爲周之選舉有二法一由鄉

舉一由學舉王制命鄉論秀士鄉卽鄉大夫論謂論之於學也鄉大夫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眾庶爲鄉人未入學者則其所與者爲學士所攷者亦攷之於學可知也攷德行道藝卽司徒之三物其職曰受教法於司徒則所論之士必升名於司徒可知也又曰退而頒之於其鄉吏鄉吏卽州長黨正之屬州長職曰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序州之學也又曰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是亦攷之於學也黨正職曰書其德行道藝亦謂書之於學也周之鄉舉里選必入學而考之而教之教成而後用之故所用之人皆通達政事而無不知學之人也鄉大夫職於賓興之後不復言入學事者教學非其職略之也其曰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

之爲賢能終言之非賓與後卽任以官爵也案黃說是也周選  
舉之法經雖言之不詳然其先後條理亦尙可攷以理推之此  
經賓與賢能由鄉升之司徒亦必當由司徒升之學而後升之  
司馬司徒升之學卽成均大學故王制說大學之教俊選皆進  
由大學升之司馬乃得受爵祿故司士云以德詔爵以能詔事  
注亦引王制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  
論之文以爲擇是鄭亦謂此經與王制選舉之法略同非由選  
士卽可升司馬也至中年考試駕自別據學說爲說王制本無  
是文其與經三年大比異同本可勿論孔疏以在學不在學強  
爲區別又引熊安生說以爲殷周之異皆非經義又案漢書食  
貨志說里塾之教云其有秀異者移鄉學於庠序庠序之異者

移國學於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於大學曰進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齊命焉班說鄉學秀異移國仍入小學又謂進士別爲諸侯所貢之士皆與王制文選公羊宣十五年何注說與漢志略同而分鄉學與庠爲二尤爲疏舛皆不足據也云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者禮卽鄉飲酒禮此經鄉老無專職惟大比興賢能鄉老與焉國語齊語云合羣察比較民之有道者蓋卽其事也 注云賢者有德行者者小司寇注義同以經云興賢者卽承上德行而言故知賢卽有六德六行者亦卽大宰九兩三日師以賢得民也詳大宰疏云能者有道藝者者小司寇注義亦同以經云能者卽承上道藝而言故知能卽有六藝者亦卽大宰九兩四日儒

以道得民也亦詳彼疏云眾寡謂鄉人之善者無多少也者明  
鄉人非善者不得與觀禮也賈疏云謂鄉中有賢者皆集在庠  
學案鄉飲酒堂上堂下皆有眾寡不言其數此絕眾寡兩言無  
問多少皆來觀禮故云無多少也鄭司農云興賢者謂若今舉  
孝廉興能者謂若今舉茂才者漢時舉孝廉卽有德行者舉茂  
才卽有道藝者與此賢者能者約略相擬故舉以爲況並詳宰  
夫疏云賓敬也者說文貝部云賓所敬也白虎通義五行篇云  
賓者敬也云敬所舉賢者能者者敬舊本作賓非今據余仁仲  
本及注疏本正此釋經賓興之義謂聚所舉賢能之人以禮賓  
敬之也大司徒注云賓賓客其賢者與敬義亦相成云玄謂變  
舉言興者謂合眾而尊寵之者大司徒注云興猶舉也鄭以興



舉義同管子八觀篇云論賢不鄉舉則士不急行鄉舉即賓興此經不言舉而言興謂合眾殊異之也凡賓興必合眾故鄉飲酒禮注云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欲見其化知尚賢尊長也亦其義云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者謂合眾於鄉庠飲酒而以所興賢能之人爲賓大司徒云五州爲鄉使之相賓卽謂此也鄉飲酒禮云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鄭注引大司徒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及此經釋之云是禮乃三年正月而一行也又云主人謂諸侯之鄉大夫也先生鄉中致仕者賓介處士賢者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恒知鄉人之賢者是以大夫就而謀之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眾賓而與之飲酒是亦將獻之以禮賓

之也卽此經以禮禮賓之之事亦通謂之饗說文食部云饗鄉人飲酒也詩豳風七月朋酒斯饗曰設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毛傳云饗者鄉飲酒也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公堂學校也亦卽此禮也賈鄉飲酒禮疏云凡鄉飲酒之禮其名有四案此賓賢能謂之鄉飲酒一也又案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黨正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二也鄉射州長春秋習射於州序先行鄉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三也案鄉飲酒義又有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用鄉飲酒四也其王制云習射尙功習鄉尙齒還是鄉飲酒黨飲酒法又鄉飲酒義孔疏云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也所以然者天子六鄉諸侯三鄉各有鄉大夫而鄉有鄉學鄉學每年入學三年業成必升

於君若天子鄉則升學士於天子若諸侯之鄉則升學士於諸侯凡升之必用正月也將用升之先爲飲酒之禮鄉大夫與鄉先生謀事學生最賢使爲賓次者爲介又次者爲眾賓此鄉大夫爲主人與之飲酒而後升之若州一年再飲者是春秋召射因而飲之以州長爲主人也若黨一年一飲者是歲十二月國於大蜡祭而黨中於學飲酒子貢觀蜡是也亦黨正爲主人也段玉裁云先儒謂鄉飲酒其用有四其說未備述大夫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與配注云舉民賢者能者如六鄉之爲然則亦必以禮禮賓之也五也六遂之縣正如州長則縣亦有序春秋亦必以禮會民而射於其序六也鄙師如黨正鄙亦當有序國索鬼神亦必以禮屬民飲酒正齒位七也王制命鄉簡不帥教

者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以化之八也不變命右鄉移左左鄉移右如初習二禮以化之九也不變移之郊如初習二禮於郊學以化之十也不變移之遂又爲習二禮於遂學以化之十一也名爲鄉飲酒而在鄉者六在郊者一在遂者四案鄉遂小學鄉飲酒之禮孔段所說略據月令季冬大飲烝注則鄉飲酒之禮惟大夫以下有之天子諸侯有大饗大飲而無鄉飲酒蓋其禮迥不同也又案周易觀李氏集解引鄭易注云諸侯貢士於天子鄉大夫貢士於其君必以禮賓之是諸侯亦有賓獻賢能之事但彼在國學蓋當用大飲之禮與鄉飲酒禮異也鄉學名庠詳大司樂疏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厥其也其賓之明日也獻

猶進也王拜受之重得賢者王上其書於天府天府掌祖廟之寶藏者內史副寫其書者當詔王爵祿之時疏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者論學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名於司徒也此羣吏卽上文鄉吏與大宰小宰諸職之羣吏通百官府言者異詳大宰及小司寇疏又秦州長云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彼廢興兼興民及察吏二者言之是此官於大比之時并大計羣吏故遂大夫大比亦有屬地治戒功事誅賞廢興之事可以互證此經無計吏之事者文不具也詳州長疏云王拜再受之者拜經例用古字當作據唐石經及宋以來版本並誤詳大視疏云登于天府內史貳之者王以所獻賢能之書正本藏於天府其副本則在內史此官與彼二官爲

官職也 注云厥其也者爾雅釋言文卓氏注同云其賓之明日也者謂次日之朝朝王而獻其書鄉飲酒禮云明日賓鄉服以拜賜主人如賓服以拜辱又有息司正之禮殆皆在獻書退朝之日與云獻猶進也者廣雅釋詁云獻進也云王拜受之重得賢者者重其有得賢之慶也小司寇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彼爲重民數而奇拜此獻賢能之書王再拜受之以禮彌重故寔拜也云王上其書於天府者司民注云登上也王致其書於天府言登者亦重得賢云天府掌祖廟之寶藏者者天府云羣祖廟之守藏又云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是也又彼獻獻民數則受而藏之此獻賢能之書尤重於民數故天府亦受而藏之也云內史副寫其書者當銘王爵祿之時者小宰先鄭

周禮正義 禮二十一

三九 禮學 禮本

五百四十九

注云貳副也賈疏云內史副寫一通文書擬授爵祿案內史職有策命諸侯羣臣之事故使內史貳之詒讓案詔爵祿者司士云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即其事也蓋賢能由鄉升於司徒更由司徒升於學由學升於司馬然後升於朝而受爵祿王制注謂在九年大成之後然則三年大比時未遽詔爵祿凡升於司徒升於司馬者皆先告於王王制文可互推亦非獻於王即通籍於朝也此注要其終言之謂王既受此賢能之書其後當以時予之爵祿則內史以詔王備遺忘耳互詳司士疏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以用也行鄉射之禮而以五物詢於眾民鄭司農云詢謀也問於眾庶蓋復有賢能者和謂閭門之內

行也容謂容貌也主皮謂善射射所以觀上也故書舞爲無社  
于春讀和容爲和頌謂能爲樂也無讀爲舞謂能爲六舞立謂  
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主  
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主皮和容與舞則六藝之射與禮樂與  
當射之時民必觀焉因詢之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  
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誓射者又使公罔之裘序  
點場解而諮詢眾庶之儀若是乎疏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  
眾庶者退謂王受賢能之書事畢鄉大夫與鄉老則退各就其  
鄉學之庠而與鄉人習射是爲鄉射之禮將行鄉射復當行鄉  
飲酒禮則與獻賢能之書不同日也凡鄉射禮以鄉大夫詢眾  
庶爲主州長亦得行焉賈疏謂鄉射本爲州長之禮鄉大夫用



之非也五物與大司徒鄉三物事異而義同彼注云物猶事也  
五事皆據射禮而言凡大射賓射燕射皆有之此經以五物專  
屬鄉射者以鄉大夫詢眾庶在鄉學惟用鄉射之禮故也論語  
八佾篇子曰射不主皮集解引馬融云射有五善焉一曰和志  
體和二曰和容有容儀三曰主皮能中質四曰和頌合雅頌五  
曰興武與舞同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美亦兼取和容也案馬  
說五善卽此經五物也二曰和容段玉裁謂和爲衍文是也其  
說專據射禮較杜鄭爲優詳後 注云以用也者小爾雅廣詁  
文說文已部云目用也以卽目之隸變云行鄉射之禮而以五  
物詢於眾民者謂鄉大夫會民射於鄉庠而以五事詢考之也  
鄉射禮鄭目錄云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謂之

鄉者州鄉之屬鄉大夫或在焉不改其禮又彼經云鄉射之禮主人戒賓注云主人州長也鄉大夫若在焉則稱鄉大夫也周禮鄉老及鄉大夫三年正月獻賢能之書于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諸侯之鄉大夫既貢士於其君亦用此禮射而詢眾庶乎賈疏云案今儀禮鄉射云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又云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堂謂鄉學據鄉大夫所行射禮也豫謂州長春秋二時習射於序詒讓案鄉射禮射於序而用鹿中與鄉學名庠及大夫用兕中不合故鄭以爲諸侯州長上士春秋習射之禮此就今所存鄉射經爲說耳實則鄉射禮自以天子鄉大夫詢眾庶之禮爲最重鄉射之名實起於此州長以下並鄉大夫之屬官禮名鄉射足以核之矣鄭司農云詢謀

也者爾雅釋詁文小司寇注同云問於眾庶寧復有賢能者者以前此所興之賢能既獻其書於王其眾庶之中未登庠序者或尙有可興之人故復以此鄉射禮詢問之明仍爲謀賢能以待後三年之復興也云和謂闔門之內行也者孔子燕居云闔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先鄭本彼爲說云容謂容貌也者說文宀部云容盛也頁部云頌兒也兒部云兒頌儀也籀文作貌容貌卽頌兒也經典皆借容爲頌字先鄭不知和容爲射禮故泛舉行及容貌爲說其實非也論語馬注以射禮說和爲志體和容爲有容儀皇疏云和志謂將射必先正志志和則身體和韻故曰體和也和容便行步舉動和柔所以有容儀也凌廷堪云經文明云鄉射之禮五物然則此五者固在鄉射禮之中不

在鄉射禮之外也蓋一曰和二曰容者卽鄉射禮之三耦射也  
獲而未釋獲但取其容體比於禮也是爲第一次射案凌說足  
由馬義蓋和專指射者之志體容則通凡射儀之委曲絲縵者  
而言志體和卽射義所謂志正體直也有容儀卽射義所謂進  
退周還必中禮也周書大聚篇云立鄉以習容彼亦專屬習射  
言之云主皮謂善射者先鄭意五物之中惟此指射餘皆泛論  
容德故特釋之凌廷堪云二曰主皮者卽鄉射禮之三耦及賓  
主人大夫眾耦皆射也司射命曰不貫不釋蓋取其中也故謂  
之主皮馬氏論語注以主皮爲能中質是也是謂第二次射鄉  
射記云禮射不主皮鄭注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  
於樂不待中爲雋也蓋古經師相傳之解指第三次射而言深

得經意不主皮爲第三次射不鼓不釋則主皮爲第二次射不  
貫不釋可知矣案凌說是也云射所以觀士也者射義云故射  
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  
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是射者所以觀士之德  
行也云故書舞爲無者段玉裁云舞從舛龠聲故書以無爲舞  
古文假借字也云杜子春讀和容爲和頌謂能爲樂也者段玉  
裁云頌容古今字漢時以容爲容兒字則以頌專爲雅頌字予  
春破和容爲和頌釋之曰謂能爲樂也蓋以樂歌對下文樂舞  
爲言鄭不從也馬季長曰四曰和頌合雅頌也從杜易字案段  
說是也論語馬注以容爲頌雖與杜讀同然亦主射禮言其說  
實較杜爲長皇疏云射時有歌樂言雖能中質而放捨節奏必

令與雅頌之聲相合也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狸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芣爲節故孔子曰何以聽何以射言射節與樂聲合如一也案皇說是也凌廷堪亦謂此卽鄉射禮第三次射之以樂節射司射命曰不鼓不釋並足輔馬義云無讀爲舞謂能爲六舞者段玉裁云馬季長曰五日興武與舞同也馬本與故書作無者不同以舞訓武則用杜說而不從杜字也論語皇疏云非唯聲合雅頌而已乃至使射容與樂舞趣興相會進退同也王引之云五物五者皆鄉射之禮杜子春及先後鄭注唯主皮謂射其餘則泛指他事於射無當固不若馬說之善也興舞之義馬未之及案大司樂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樂師燕射師射夫以弓矢舞則

射時有以弓矢舞之禮以大司樂考之舞當在歌樂之時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也鄉射歌騶虞以射與王大射同卽射夫亦當以弓矢舞故曰興舞興者作也起也舞師凡小祭祀則不興舞鄭彼注曰興猶作也皇疏非是案杜云六舞卽泛指大司樂雲門大卷等六代之舞其說固誤馬說專據射禮雖較杜說爲優然仍是容節合樂與和頌無大區別惟王說據大司樂樂師弓矢舞爲釋其證最精李光地莊有可說並同詩齊風猗嗟云舞則選兮射則貫兮馬瑞辰陳奐亦謂卽此五物興舞之事是也蓋鄉射禮大師奏騶虞以射時尚有三耦及取耦以弓矢舞之節今鄉射經不言者以其爲射禮之細故略之耳云立謂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者賈疏云破司農子春之義案大司徒以鄉

三物教萬民教成則興之明此詢者還是三物之內不是三物之外別有和容又且主皮與舞是六藝之內明此和容是六德六行之中在下謂之載和在六德之下故云和載六德在上謂之和容則孝也孝在六行之上故云容包六行案鄭不知此五物爲鄉射之節而謂彼大司徒鄉三物爲一故以彼一六德二六行釋此一曰和二曰容也彼六行中無容鄭云容包六行者廣雅釋詁云容濫也謂六行是人之法則容可包含此六者非以容當六行之孝也賈謂鄭以容爲孝者亦非鄭指云庶民無射禮者據經無庶民射文賈疏云天子至士有大射燕射賓射之等庶人則無此射禮故云無射禮也云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者鄭不知主皮卽鄉射第二次射故以爲庶民因田獵分禽



周禮正義

禮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射禮

五百四十九

之射也由獵分禽有射事詳大司馬注及鄉射記注引書傳文  
具於後云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者鄉射記云禮射不主皮  
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鄭彼注云禮射謂以禮論射  
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  
樂不待中爲僞也言不勝者降則不復升射也主皮者無侯張  
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尚書傳曰戰鬪不可不習故於蒐狩以  
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  
後卿大夫相與射也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何  
以然所以貴揖讓之取也而賤勇力之取嚮之取也於圃中勇  
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非所於  
行禮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射與凌廷堪云鄭不知主皮之射

爲第二次射而下以己意謂張獸皮而射故雖引尚書得爲證而亦不敢決之也又考論語射不上皮爲力不同科孔子稱爲古之道者蓋時至春秋之末鄉射但以不貫不釋爲重而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不復措意故孔子歎之以爲古禮仍有不主皮之射也爲力不同科馬融注力役之事有上中下三科是別爲一事與上句無涉或者謂鄉射記云士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則似鄉射之外更有此射者此殊不然鄉射記所云卽指第二次射也凡經所未言見於記者甚多不獨主皮之射一節也若貫革及張獸皮而射尙何升降之有哉主皮者謂不失正鵠也案凌說是也此經五物四射所同主皮之名蓋起於大射大射張皮侯以皮飾侯又方制之以爲鵠故以中鵠爲主

皮賓射采侯鄉射獸侯雖不棲皮亦沿大射主皮之名然後得通也三射侯制詳梓人疏云主皮和容與舞則六藝之射與禮樂與者賈疏云以主皮當射和容當禮興舞當樂詒讓案鄭卽以上一曰和二曰容當三物之六德六行故又以此主皮和容興舞當三物之六藝此亦不知五物爲鄉射之節而誤說也不可從云當射之時民必觀焉因詢之也者明鄉射得詢眾庶之事賈疏云案鄉射記唯君有射於國中其餘則否注云臣不習武事於君側以其鄉射在城外眾庶皆觀焉故得詢此五物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者已下並射義文釋文云矍本或作睪案射義本作矍鄭彼注云矍相地名樹菜蔬曰圃賈疏云天子諸侯射先行燕禮鄉大夫士射先行鄉飲酒之禮

時孔子爲鄉大夫鄉射之禮先行飲酒禮故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矍相地名以其臣不得在國射故射於矍相之圃以其鄉內眾庶皆集在射所故云觀者如堵牆案鄭引矍相之射證此詢眾庶故賈謂彼亦爲鄉射詩大雅行葦孔疏說同射義孔疏則以爲賓射非鄭惜至賈謂孔子爲鄉大夫鄉射禮疏說同則未詳所本恐不足據云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誓射者者彼文誓作延鄭彼注云先行鄉飲酒禮將射乃以司正爲司馬子路執弓矢出延射則爲司射也延進也出進觀者欲射者也延或爲誓案此注正從或本賈疏云以其飲酒之禮必立司正於將射變司正爲司馬也案鄉射大射司射執弓矢今此云子路執弓矢則子路爲司射也子路出誓者以其眾庶多不可

盡與之射故誓去之云又使公罔之裘序黜揚解而語者鄭彼注云射畢又使此二人舉解者古者於旅也語語謂說義理也賈疏云案鄉飲酒之禮一人舉解爲旅酬始二人舉解爲無算爵始射在無算爵前今誓在無算爵後者但射實在無算爵前今未射之前用此無算爵禮二人舉解之法以誓眾庶耳非謂此射在無算爵後云詢眾庶之儀若是乎者鄭以射義不言詢眾庶而其儀相近故引以證義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言是乃所謂使民自舉賢者因出之而使之長民教以德行道藝於外也使民自舉能者因入之而使之治民之貢賦田役之事於內也言爲政以順民爲本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

心爲心如是則古今未有遺民而可爲治疏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者明鄉大夫所賓興之賢能亦同與司士詔爵詔事之典卽以充異日長吏之選也凡民之有德行者在鄉稱賢在學爲師仕於國則爲長民之有道藝者在鄉稱能在學爲儒仕於國則爲吏則下無不興之賢能上無不賢不能之長吏矣黃以周云此爲賢能終言之非賓興後卽任以官職也惠士奇云大戴禮官人篇曰平仁而有慮者使治國家而長百姓慈惠而有理者使長鄉邑而治父子直慤而忠正者使泄百官而察善否慎而察聽者使長民之獄訟出納辭令臨事而絜正者使守內藏而治出入慎察而絜廉者使分財臨貨主賞賜好謀而知務者使治壤地而長百工技給而廣中者使

治諸侯而待賓客猛毅而度斷者使治軍事爲邊境因方而用  
九用有徵所謂出使長入使治者如此而賈子新書大政篇則  
謂上選吏也必使民興焉故民譽之上察而舉之民苦之上察  
而去之王者取吏必使民唱然後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  
吏於民必取其愛焉十人愛之者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者  
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者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者則萬  
人之吏也所謂使民興賢使民興能者如此 注云言是乃所  
謂使民自舉賢者因出之而使之長民教以德行道藝於外也  
者長卽大宰九兩之長以貴得民謂出其鄉而爲王朝百官府  
之正長也鄭云教以德行道藝者蓋以出教對入治而言實則  
長亦兼治民不止教也賈疏謂以賢者德大故遣出外或爲都

鄙之主或諸侯皆可也此以長爲都鄙之長及諸侯蓋本大宰注然非經義續漢書百官志劉注引劉劭爵制云古者天子寄軍令於六鄉居則以田警則以戰所謂入使治之出使長之素信者與眾相得也通典職官說同此釋出使長之爲六鄉之吏在軍爲軍將之等亦非經義也云使民自舉能者因入之而使之治民之貢賦田役之事於內也者治卽九兩之吏以治得民謂入爲本鄉治民之吏者州長以下皆是墨子尙賢中篇云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此云出使長之卽長官也入使治之卽治邑也賈疏云以其能者德小不可以爲大夫諸侯等故還入鄉中量德大小以爲比長鄉長已上之官治民之貢賦田役於內也案鄭長遂官當由遂大夫與阝之內選擇



爲之非鄉大夫所興也賈說非依此經說則出長入治以賢能而殊其人則皆自鄉而升之司徒升之學升之司馬而後授以爵祿也云言爲政以順民爲本也者明使民自與舉賢能皆以順民爲爲政之本也引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者咎繇謨文天明威僞孔本作天明畏書釋文云馬本作威鄭本蓋與馬同僞孔傳云言天因民而降之禍民所歸者天命之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爲聰明天明可畏亦用民威其威民所叛者天討之是天明可畏之效引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者老子任德章文王弼注云動常因也河上公注云聖人重改更費因循若自無心百姓心之所便因而從之云如是則古今未有遺民而可爲治者廣雅釋詁云遺離也上

既引書及老子二文證爲政以順民爲本之義故此又申釋之  
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會計也致事言其歲盡文書  
**疏**歲終者亦謂夏之季冬云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者六  
鄉依王引之說六當爲元之誤詳鄉師疏此正六鄉之歲會亦  
鄉吏之官計也賈疏云年終將考其得失則令六鄉之吏州長  
以下皆計會致政之功狀致其所掌之事於鄉大夫鄉大夫以  
下致與大司徒然後考之 注云會計也者大司徒注同云致  
事言其歲盡文書者小宰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注亦云使齋歲  
盡文書來至義與此同正歲令羣吏致灋于司徒以退各憲之  
於其所治**疏**正歲令羣吏致灋于司徒者卽小司徒云正歲則  
帥其屬而觀教灋之象令羣吏憲禁令脩灋糾職以待邦治致

禮于司徒謂羣象於司徒所治之官府因而考論受行之羣吏亦卽上文鄉吏是也賈疏云正歲建寅之月鄉大夫令州長已下羣吏令使考法於司徒正謂受而考量行之云以退者憲之於其所治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竝誤宋余仁仲本治下衍之字唐石經所下大上損闕三字蓋與余本同明注疏本遂以下文國字上屬此章大謬宋婺州本建陽本岳本明嘉靖本並無之字今從之小宰注云憲謂表縣之國大詢于眾庶則各帥其鄉之眾寡而致於朝大詢者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鄭司農云大詢于眾庶洪範所謂謀及庶民疏國大詢于眾庶者此王以國家大事詢萬民對前鄉老鄉大夫以鄉射詢眾庶爲文也云則各帥其鄉之眾寡而致於朝者於亦當作于石經及

各本並誤此朝謂外朝在皋門內庫門外者小司寇云王南鄉  
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注云鄉大夫在公後卽其朝位也 注  
云大詢者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者賈疏云案小司寇職云掌  
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日詢國危以下此亦云國大詢  
於眾庶而致於朝故知大詢者詢國危之等此三者皆是國之  
大事故稱大詢鄭司農云大詢于眾庶洪範所謂謀及庶民者  
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洪範稽疑章云汝則有大疑謀及乃  
心謀及鄉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蔡釋載漢石經殘碑人作民  
與先鄭所據本同引之者證大詢徧及眾庶之事國有大故則  
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使民皆聚於閭胥所治處疏注云使  
民皆聚於閭胥所治處者賈疏云二十五家爲閭中士爲閭胥

胥則有治政之處以聚其民大故謂災變寇戎之等警急須入  
故鄉大夫令州長已下使民各守其閭胥所治處以待國之政  
令俞樾云令民各守其閭者不使出二十五家之外也閭之下  
尙有比不言各守其比者比止五家爲數大小若使此比之民  
不得至彼比大近煩苛故不言比而言閭使此閭之民不得至  
彼閭所以待政令也莊存與云大司徒致民於王門其在鄉者  
則守其閭亦互相足案說文門部云閭里門也蓋二十五家聚  
居一閭閭中有巷巷首則有門故因以閭爲五比之名依鄭大  
司馬注謂六鄉爲軍將營治於國門則比閭之吏當亦營治於  
閭門若然守閭胥所治處卽是守閭門俞莊說與注義亦相成  
也晏子春秋外篇云莊公闔門而圖莒國人以爲有亂也皆操

長兵而立於閭墨子公輸篇墨子說公輸盤無攻宋歸過宋天  
南庇其閭中守閭者不納也並國有故謹守閭之事以旌節輔  
令則達之民難以徵令行其將之者無節則不得通疏以旌節  
輔令則達之者此亦鄉大夫命其屬稽查來往徵令之事必以  
旌節爲信以防姦僞也掌節云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  
又云道路用旌節注云道路者主治五涂之官謂鄉遂大夫也  
凡民以徵令及家徙則鄉遂大夫爲之節然則此旌節卽鄉大  
夫所爲以與之者也輔令亦通王與百官府之徵令文書言之  
與彼輔王命義同 注云民難以徵令行其將之者無節則不  
得通者廣雅釋詁云達通也謂民難以應徵令而行仍須持旌  
節以爲信若無旌節則雖有將之者仍不得通行掌節云無節

者有幾則不違是也

周禮正義卷二十一終